

選石製硯

我的修道體驗

圖 / 文：嗣漢張天師府受籙道士 / 高雄明祐堂堂主 宋昇達

道教不是文字宗教，需要在自然中、在生活中體道。道教常說「道法自然」，其意涵深厚，就有這層基本意義。然而一般對於具體如何實踐常感到疑惑！因為常去天師府，有幸跟隨張意將天師幾次，透過天師指點選石製硯，讓我對修道有另一層的體悟。

身為符籙派道士，畫符是基本功課。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理所當然應使用較高品質與較天然的文房四寶。因為製作上各項工具都有其專業，再加上購買容易，壓根兒沒有過「自己做」的念頭，直到我們聽張意將天師談到專業道士應該對自己使用的工具充分掌握並追求盡善，既而談起了硯台自製時，我們七嘴八舌問了各種問題：「您要自己製硯嗎？」、「請問石頭怎麼挑選？」、「請問需要什麼工具呢？」……，但天師沒多做解釋，只是允許我們下次跟隨，親身體驗。

第一次跟隨天師前往溪邊時，本以為在附近的溪邊撿些石頭就可以製硯，沒想到從張天師府彰化教育總部也要開車一小時左右，來到了濁水溪。初下溪邊，完全摸不著頭緒，只見到天師拿出全副下溪裝備，並反覆叮嚀：「小心腳盤扭到，腳趾要用力站穩！」事後聽天師說，在正一仙功中，腳趾是練功重點，下溪正是進階的運用。途中天師也解釋了為什麼要遠到濁水溪採石與一些故事典故。

天師表示磨墨時，「出墨」跟「發墨」是截然不同的意思：出墨只是把水磨黑而已，或許要磨很久才會成墨汁；而發墨是除了能輕易地讓水變黑之外，還能變濃，且墨的顆粒細緻。要出墨，只要隨便的粗糙物，就算是柏油路面，也能磨出墨；但要發墨，在台灣首推濁水溪石製作而成的「螺溪硯」。而且也不是所有濁水溪的石頭都叫螺



溪石，都適合做成硯台。天師提到很多選石的專業知識：石頭硬度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軟；太硬難發墨，太軟難以製硯，磨墨時也易磨出墨以外的雜質；也要觀察石頭裂痕走向是直的，還是橫的，是否裂到預計製硯的區域，否則硯台會滲水；當然大小、厚度、色系、細膩度……等也是重點。



以太極圖造型設計的自製硯台

天師還跟我們說了螺溪石被發現適合做硯台的故事：相傳日據時代有一日本人在濁水溪施工。一大早經過溪床上工時，時常看到某些石頭上的凹槽處積著前晚的露水，黑黑亮亮、很柔潤的感覺。次數多了，也開始思考：為什麼某些石頭上的積水，在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後還在？研究之後，他發覺一般溪石孔隙粗糙易滲水下去，而螺溪石不會。他進而思考，如果以此石製硯，是否墨汁會較慢乾掉呢？一試果真貯水能力強，墨汁乾枯的時間比一般硯台來得久，而且好磨、磨出的墨也較細緻。螺溪石適合製硯的

風聲傳開後，台灣人更發覺原來是螺溪石表面有著細小的「針鋸」之故，所以磨墨快且濃密。又因為螺溪石色彩多樣，可細分至數十餘種色系，簡要則分為三大主色：紅、黑、綠，能與天然條紋搭配，故螺溪硯除天然造型外，又有豐富色彩變化，具備多種選擇與收藏價值，很受歡迎。

一開始我「有聽沒有懂」只會纏著天師東問西問。第一次撿的成果不盡理想，天氣又熱，難免沾到泥沙且滿身是汗，但難得地心中卻沒有煩躁，反而是平靜輕鬆，並覺得時間过得特別快。隔了幾週再度來到了溪邊，這次剛好看到一塊龍紋石，有著閃亮且長的龍紋，大家打算合力地把它挖掘起來。一開始，我心想「這太大了，沒辦法啦！」但我們利用當地自然的地形與石塊、樹枝，借力使力，純粹運用自然的方式，竟然真的搬起了此石！在搬運途中，呼應此物似地，竟出現了一對正在交媾的金色黑眉錦蛇，從休息停放此石旁邊的草叢中，

緩緩地移

交媾中的金色黑眉錦蛇

動，大家驚奇地目送他們離開。（註：前一天有位道長午睡，夢

到與張蕙將天師前往採石，途中經農地，有蛇尾隨，天師表示不用在意。繼續前行，進入一個有很多蛇蛋的空間，突然一顆蛋破開，一隻狀似龍的小蛇孵出，夢就此醒來。隔日果因龍紋石見到金蛇交媾，眾人嘖嘖稱奇。）人與蛇皆無攻擊之意的交會而過，這就是道教「和而不爭」之理：人和萬物和諧共存。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野外看到金蛇且還在交媾中。這不是勞

力、體力的感受，是我「道法自然—溪邊篇」的第一課！

有了幾次跟天師同行的經驗後，我也開始和其他道士自行組隊去溪邊。天師曾說過，練功較好的時間是在卯時，提示我們要靜下心來感受、分辨氣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的差異；也講到「谷神不死」，讓我們自行感悟，而不是只是查文字解釋看資料，卻無自身的體悟。所以我們規劃凌晨由高雄出發，到達溪邊時間剛好是早上五點左右。有次在便利商店稍作休息之際，坐在店門口，在微暗將亮之天色中，看著山腳純樸小鎮，突然覺得大自然充滿了靈氣，草、木、土地，就連空氣中皆是如此，難怪老一輩的人覺得有土地神、山神存在，而道教會說「萬物皆有靈」。正如此想著的時候，出現了一位散步的老人，向素未謀面的我說了聲「早安」。我沒有受驚嚇，只是覺得好巧！正在感受著土地神的存在時，就出現一位老人向我問早！

緊接著到了目的地，安全第一，首先觀察河床離水道是否夠遠，有無異狀等等，然



後慢慢地走入河床。先不急著檢石頭，而是隨興散步，感受「谷神」的能量脈動，配合著天師所傳授的「正一仙功」的暖身功法，走走停停，感受著磁場而動作著。有時也會在較平坦處脫下鞋，踩著不濕的沙地，或面向東方做起「正一仙功」的調氣運氣方式，加強對「道法自然」、「谷神不死」的感受。對我而言，這是「道心」，是「谷神」與「正一仙功」的結合。

天師曾說：石之形成與存在，何止千年萬年！在一個區域之中，相對大或奇特的石頭，有時會有一些地靈守護著。如果要搬動它，應存著道心，說些話與做些事請他離開，既是對自然的尊重，也是保護自己，也不枉自己是奏職受籙的有道之士。天師還說，我們在溪邊檢選螺溪石跟一般檢石的石友心態是不同的，是要訓練自己存著道心去檢的：不去計算這樣做可以獲得什麼名利、不去想幹嘛花費時間跟體力，用買的不就好了！不去貪求看到什麼石頭有靈感想做什麼才檢、不設定目標要檢什麼，看到有什麼就挑選什麼。檢拾過程中要觀察自然的變化，學習與運用於人生的喜怒哀樂，則很多事情就可以放開，很多道理就更堅定了！

「道法自然」、「心存乎道」！我想，到溪邊這般自然的場所選石，其實是心靈上的洗滌與充電，是道心的發掘與體悟，檢到什麼其實都在其次。此外，在這樣的大自然中，呼吸新鮮空氣、流汗排毒，對身體健康大有幫助。天師在溪邊還曾談過引水、造



田、防洪等多種自然生活的常識與知識。自然之道無法以言語盡述，「道法自然」的感悟也難以描述，惟「道」字的部首「攴」，點明了人要「行」才能有所得，是要個人去體悟而不是未做只猜想。當然也要跟對人、去對地方，行才能有所悟，道才能「正一」。

至於撿回來的螺溪石呢？我有兩種用途。第一：它產於山、現於谷，磁場能量已固定，甚至已有所連結。每當心神稍亂之時，我會稍作整理並觀看石頭：感受它像什麼，構思它能做成什麼；或是什麼也不做，就摸著它，想著山谷，感受溪石受谷神孕育的能量。



第二：動手做出成品。我不是專業石匠，我重點不在於作品的美醜，而是我會做出什麼樣子的作品，這跟我目前的程度與想法有關，所以我把它當成是我目前對於道的

體悟，人生經驗的紀錄。因為是自己遠赴濁水溪，自行挑選溪石、決定裁切大小形狀，再一刀一痕磨出來的，多年後一看一摸，必然還能感受到當時的心境與想法。等我生子之後，我也會製作給子女看，待我百年之後留給他們紀念。就算子女不需使用硯台，但

只要看到這硯台一定會想起父親是如何親手慢慢磨出它的。如果我可以獲得父母這樣的作品，我必定是視為最好的寶物，相信我的子女也會有相同看法。



以受錄課程所學的符頭作為硯台設計